

“护鱼青年”，誓要“精灵”永留母亲河

本报记者韩振、张凌漪

■长江护鱼队

22位老渔民和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

6年来，护鱼队历尽艰辛，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条“精灵”



7月，国办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消息公布。相关部门紧锣密鼓，确保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10年禁捕

10年禁捕的通知，让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2020年的盛夏，刘鸿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个

人的涓滴努力，也能与宏大的国家治理产生如此强烈的共振。

7月，国办印发《关于切实做好长江流域禁捕有关工作的通知》的消息公布。相关部门紧锣密鼓，确保

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10年禁捕。

6年前，长江上非法捕鱼活动猖獗。“再这样下去，长江里的鱼要绝种了。”刘鸿看不下去，想着自己做古建筑生意有些积蓄，便自费购买装备，召集22位老渔民和年轻人，组建了一支民间护鱼队——重庆鸿鹄护鱼志愿队。

6年来，志愿队在队长刘鸿的带领下，历尽艰辛，呵护着母亲河中的每一条“精灵”。10年禁捕的通知，让他们在这个不平凡的年份有了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独当一面，不留情面

冬末山城，冷雨一连下了好多天。天擦黑，雨渐小了。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江津段。志愿队的几个小伙子，踩着江边的鹅卵石，把3个装满汽油的铁皮桶搬上一艘90马力的快艇。

一切准备就绪，刘鸿带着他的队员坐进驾驶舱。一脚油门下去，船尾翻滚起白色的浪花，快艇“嗖”的一声，急速向长江下游飞驰。

为了不影响视线，方便巡航，船舱没装顶棚。冰冷刺骨的江风，裹挟着空中的雨丝和舱底的细沙，一股脑扑在队员们的脸上、眼里，很快又顺着脸庞滴落了下来。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打湿。

雨水打在驾驶舱前的一小方玻璃上，形成一层朦胧的水幕。

34岁的苏春坐在驾驶舱左侧的船舷上，目光炯炯，一面观察江岸四周是否藏匿着非法捕捞者，一面不时用毛巾擦拭挡风玻璃、再将毛巾拧干。

苏春话不多，干起活来却很利索。

“我最看重的就是他不留情面。”刘鸿说，“要想加入我们队，有两条——信念坚定，抹得开面子。”

苏春老家在江津区石门镇白坪村。去年春节期间，他发现家正对门的江心岛——中坝岛上，有人影活动。定睛一看，有人在非法电鱼。苏春气不打一处来，当即给刘鸿打电话报告。正在家里陪客人的刘鸿一听，立马放下碗筷驱车赶过去。

为了不引起注意，两人借了江边村民用来种菜的两艘“烂木船”。苏春悄悄划到江心，走近了仔细一瞧，竟是住在自己对门的邻居。苏春一个跨步跨上中坝岛，一把把邻居拽到地上，亲手把邻居送进了拘留所。

“他家里派人前来说情，还要给我送礼，我当然



▲今年7月，重庆鸿鹄护渔志愿队年轻的队员们在长江上开展巡航工作。本报记者韩振摄

不能答应。后来我再碰到他家里人，也没觉得尴尬，还是照样打招呼，跟以前一样。”苏春斩钉截铁地说，“干这个就得拉得下脸！”

这件事以后，刘鸿就给苏春配了一只船，由他来当船长。

鸿鹄护鱼志愿队里，像苏春这样的年轻人正快速成长起来，他们构成了护鱼的中坚力量。仅今年上半年，志愿队已开展自愿巡航千余人次，巡航里程1.9万公里。

15尾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长江鲟，8尾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以及数不清的各种鱼类，在他们的救护下，回归母亲河的怀抱。

战友，兄弟

与苏春同岁的陈江是护鱼队里的“老队员”，去年刚升任为副队长。志愿队成立之初，他在熟人的介绍下加入护鱼队。“朋友带朋友”，这是队里很多年轻队员的加入途径：这样加入的队员，人品有保证。

陈江是个包工头，平时事情也不少。但一有时间，他就到志愿队报到：“我就是想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同护鱼队的兄弟们在一起，用陈江的话说，就是一种“志同道合、惺惺相惜”。

有一次，巡航半途遇到瓢泼大雨，但船舱上只有一件雨衣，大家你让我，我让你，最后谁都没穿。

还有一次，电鱼的人被发现后，背起电鱼设备跳下了水，准备逃到对岸去，电鱼的人穿着水裤，水很

快漫过了他的胸部，钻进了水裤里，他的身体迅速下沉。

志愿队护鱼，必须要确保非法捕捞者安全。最先看到的队员不假思索，跳到水里就去拉他，但怎么拉都拉不出水面。这时，第二名队员、第三名队员纷纷跳入水中，大家齐心协力才把对方拉了上来。对方上岸后，队员们把他交给了公安机关。

兄弟间的情绪会互相传染。一度，有队员因为受了委屈，不想再坚持下去了，但群众举报的电话一打过来，一听到群众满是期盼的话语，队员们又都受到了鼓励，重新燃起了斗志。

今年，长江开启禁渔新干流尤其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重点水域，实施为期10年的常年禁捕，渔民纷纷转产上岸，渔政部门也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志愿护鱼队员们有了更多的依靠。

“几年下来，长江的变化我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陈江说，“江里的鱼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几次扑通扑通跳到了我们的船上，像是在给我们打招呼，向我们问好。”

敌人，朋友

“在那边！”坐在船舱最右侧的何勇突然大叫一声。

循声望去，暗沉的夜色里，一位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垂钓者，站在离岸不远的礁石上，手持两柄大“海竿”，正借着夜色的笼罩垂钓。

这种大“海竿”，上面带有很多钩，路过的鱼儿碰

到，即便侥幸逃脱，也会伤痕累累，早已经被禁止在长江上使用。

刘鸿迅速将船停到礁石前。何勇一个跨步跳上前来，把垂钓者的鱼竿收走“代为保管”。

“80后”何勇还是护鱼队里的“编外人员”，与护鱼队不打不相识。

第一次是因为嘴馋。他向非法捕捞者买了5条江团，不曾想线人给护鱼队打电话，鱼被缴了，何勇跟“鸿哥”保证：再也不敢了。

第二次是因为打鱼。他用网眼细小的密网捕鱼，又被护鱼队抓了个正着，鱼没有网到，还被判了几个月刑。

“鸿哥当时可气了，吼我‘嘿，怎么又是你！’何勇不好意思地挠着头说。

在牢里，何勇进行了深刻反省。出来后，何勇天天打电话给“鸿哥”说情，申请加入志愿队。但因为有非法捕捞的前科，“鸿哥”硬是不同意。

何勇不死心，一有空就来帮忙。一来二去，何勇和志愿队里的队员成了朋友，凭借自己非法捕捞时积累的经验，帮志愿队立下了不少功劳。

师傅，徒弟

江面完全笼罩在夜幕里，伸手不见五指，只听见快艇的马达在轰鸣。

小伙陈亮拿出手电筒向四周扫射、警觉地查看江面。

他是队里最年轻的队员，今年才25岁，也是刘鸿最小的徒弟。陈亮从小在江边长大，踢足球、抓螃蟹是他的童年记忆。近年来，江边的螃蟹少了，他决心通过保护，把长江上的螃蟹找回来。

和其他年轻队员一样，陈亮刚来时，是跟着师傅和老队员一起巡航。打击非法捕捞是个技术活，取证、收集资料，样样都有大文章。师傅和老队员们一点点传授经验，从熟悉航线和江水下的礁石，到辨认各种珍稀鱼类，他一点一滴地认真学习。

队员们每次向下游巡航100公里到珞璜，大概花费三到四个小时；向上游巡航一直到四川边界，到了边界就用江水洗脸、在那里歇一晚。巡航很艰苦，但陈亮没有丝毫怨言。

“过去，每次出来巡航，都能收缴很多捕鱼网，根本不愁碰不到非法捕捞的人。”陈亮说，今年以来，沿江各地投入了更多人员、更先进的设备打击非法捕捞，江上的捕鱼网少了，非法电捕捞的人更难以碰到了。

叮铃铃，陈亮的电话响了，是母亲。“不回来吃饭了，正忙任务呢。”陈亮匆匆挂断母亲的电话。

夜更深，风更冷，雨丝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不知不觉间，快艇将城镇甩在身后，那是队员们的家乡。城镇里，灯火阑珊，暖意绵绵。

但这群年轻人，他们的今夜在雨里，在江上。

“地球卫士”，想让村民喝上健康水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张典标

■任晓媛

从事农村水资源保护与净化工作的“90后”青年

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全球7位30岁以下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和活动家2020年“地球卫士青年奖”



回顾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是无法绕过的关键词。人们在合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后，也在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中健康变成尤其重要的主题

一位“90后”姑娘正在带动更多青年力量，将视野聚焦到国人的饮水健康，投身一场以改善水质为目标的乡村实践

一个寒风凛冽的冬日清晨，任晓媛匆忙走进北京北三环一栋居民楼。16层的一套房屋内，她的团队和一个环保组织，合用着略显局促的办公场地。

“走通模式、沉淀数据、路演募资……”这个出生于1991年的北京姑娘，语速飞快，行事干练，连珠炮般的讲述，搭配丰富的表情，传递出一名公益创业者特有的激情。

今年初，新冠疫情暴发，各行业都受到不小冲击。以前捐助给任晓媛团队的企业资金，基本都压缩预算或投入抗击疫情中。“当时非常担心筹集不到足够的资金，无法招募志愿者团队。”

一旦公益项目“断粮”，任晓媛将不得不放慢“绘制”中国水质地图的计划。

而在过去5年里，她发起的MyH2O（“吾水信息平台”），已经检测记录了近1000个村庄的水质数据，并通过与政府、企业合作，在一些村庄落地了饮用水净化项目。

净化的水竟成一种奢侈品

一间约6平方米的房间里，塞满了检测设备、资料，墙面地图上用彩色图钉标注着一些位置。

“我们本来计划暑期招募十几个志愿者团队，当时就想可能拿不到捐赠资金，只能招募六七个。”12月19日，坐在房间一角的椅子上，任晓媛告诉记者。

疫情除了拖延她“绘制”乡村水质地图的步伐，还让在乡村建设净水设备的计划，变得困难重重。

而一想到前几年在农村看到的饮水问题，她便觉得这件事尤为紧迫。

任晓媛曾到甘肃一个村子调研，发现村民平时吃水用水，主要靠一个不太干净的水窖，而村民家里也积累了4000元水费资金，后续将用在设备维护和村里公共开支。

“他们觉得买桶装水很贵，把净化的水当成一种奢侈品。”任晓媛颇为感触地说。

尽管她带着团队已在7个村庄建设净水设备，但相比水质地图上近千个村庄和社区，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这些天，让她觉得幸运的，不只是获得“地球卫士青年奖”，还克服困难，为村庄解决了实际的饮水问题。

“疫情逐步缓解后，我们最终争取到企业支持，幸运地筹集到项目资金。”任晓媛说。

今年7月14日，河北省宁晋县桥河东村安装了一套净水设备，村民以每桶一元的价格接水，收入由村里老人协会管理。

在那之前，家住村里的社会组织“益人社工”志愿者张哲，收集了水样寄给吾水团队。不久后，任晓媛与团队成员来到村里检测，发现一些硬度相关的指标偏高，另外由于管道损坏，饮水浊度较高。

她还在一户村民家看到，饮水缸里养了两条小金鱼，用来测试水质安全，“村民觉得如果鱼不会中毒



▲任晓媛。受访者供图

死，人喝了也安全”。

“前些年，村里从一口老井引水到每家每户，水喝着很咸，后来重新打了一口井，喝起来还是有咸味。而4块钱一桶的纯净水，村民觉得很贵。”张哲说。

据张哲介绍，村里原来只有很少的年轻人买桶装水，老人不舍得花钱，现在大多村民都已习惯了从净水设备买水喝。健康饮水的意识改变之外，村里也积累了4000元水费资金，后续将用在设备维护和村里公共开支。

“他们觉得买桶装水很贵，把净化的水当成一种奢侈品。”任晓媛颇为感触地说。

尽管她带着团队已在7个村庄建设净水设备，但相比水质地图上近千个村庄和社区，这个数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这些天，让她觉得幸运的，不只是获得“地球卫士青年奖”，还克服困难，为村庄解决了实际的饮水问题。

“疫情逐步缓解后，我们最终争取到企业支持，幸运地筹集到项目资金。”任晓媛说。

今年7月14日，河北省宁晋县桥河东村安装了一套净水设备，村民以每桶一元的价格接水，收入由村里老人协会管理。

在那之前，家住村里的社会组织“益人社工”志愿者张哲，收集了水样寄给吾水团队。不久后，任晓媛与团队成员来到村里检测，发现一些硬度相关的指标偏高，另外由于管道损坏，饮水浊度较高。

她还在一户村民家看到，饮水缸里养了两条小金鱼，用来测试水质安全，“村民觉得如果鱼不会中毒

没有带来什么改变。”任晓媛说。

从2018年起，团队通过对水质数据的分析，推动在村庄安装净水设备，保证村民喝上干净卫生的水。而这个年轻的团队走了不少弯路。最开始，他们寻找愿意捐赠净水设备的厂商，跟销售员一同到村庄安装设备。

“销售一说话，马上开始讲这个产品有多好，感觉在劝村民赶紧买，整个做公益的氛围就变了，当地政府部门听完态度也不一样了。”任晓媛说。

团队转为寻找热心公益的企业筹集资金，再购买净水设备直接捐赠给村里。其后，再跟村里商议水的定价，制定水费收入的管理、使用计划，后续交给村委或社区组织运营。

在近些年对乡村水质的持续关注中，任晓媛也看到乡村水网硬件设施得到逐渐改善。“我们以前在宁夏一个偏远村庄调研，村里没有管网，村民还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第二年再去，就发现水管已经通到村民家里。”

“正因为有政府投入，改善乡村的水网设施，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解决水质问题。”任晓媛说。

目前，吾水团队利用公益筹款，帮助安徽六安、云南保山、甘肃甘南等中西部地区的社区，接入附近管网，安装净水器或服务全村的水站，在全国建立7个长期的乡村水安全示范点。

然而，解决水质问题的探索，并不总会得到村民的支持。有的村民觉得，祖祖辈辈喝了上百年的水，怎么一经他们检测，就变成了有问题的水。

“很多村民最大的顾虑是，村里安装一个净水站，是不是说明村里水质不好，担心说出去影响村子的名声。”朱迪昕瑶告诉记者。

自幼常跟父母回到